内心之声

丁香与顽石

作者：CATHERYNNE M. VALENTE

故事

CATHERYNNE M. VALENTE

插图

OGNJEN SPORIN

编辑

CHLOE FRABONI, ERIC GERON

剧情顾问

COURTNEY CHAVEZ,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STEVE AGUILAR, ELY CANON, STEVE DANUSER,
CHRIS METZEN,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MBER PROUE-THIBODEAU,
CARLOS RENTA

设计

COREY PETERSCHMIDT, JESSICA RODRIGUEZ

© 2024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和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我们的族人就好像嶙峋无情的巨石，而达格兰始终是我心头的那支花朵。

虽然世界对他并不友好。对我也是如此。

很少有人能想象一个温柔的灵魂成长为一个矮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糟糕的是，这个灵魂投身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位女儿，而不是儿子。在我的拳头第一次碰到母亲的辫子之前，这副身骨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的身体第一次呼吸就被夺走了一切：这是一个女孩的身体，并没有如我父亲所愿。

我叫茉艾拉·索瑞森，麦格尼·铜须与其妻艾梅尔之女，铁炉堡公主、黑铁大帝遗孀，储君达格兰二世之母，自我踏上人生之路以来，始终满怀怒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份愤怒会比我还长命。它们会像泥土一样将我掩埋，在我被遗忘多年之后，我的身躯腐烂之后，一些残暴的、坚硬的、黑色的宝石会从苔藓中爬出来，发出嘶嘶低鸣，仍然滚烫无比。也许人们会用它来给某个村庄取暖。永远舒适的炉灶和热腾腾的炖菜，都是由我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的苦涩与愤怒加热的。我喜欢这个点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愤怒挂在胸前，就像他们争吵不休的那面盾牌上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仿佛它能保护我，仿佛它能保护任何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将愤怒表现出来不过是把它白白浪费。它只会让别人提高警惕，让他们恐惧或不忿，促使他们钻入防御阵地，助长疯狂的谣言和造反的低语。这样只会削弱自己的优势，因为过度使用愤怒甚至会让那份恐惧也消失不见。于是，我学会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打造那面盾牌，把愤怒深埋在心底的洞穴里，把它压缩成一块结痂的

痛苦晶石，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丈夫的臣民能更喜欢我一点。我所有的错误都来自于我内心深处那个可怕的地方，它一直沸腾，又破碎不堪。

有时候……我怀疑没了它我会变成怎样。

我不担心我的儿子会犯下这些错误。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没有机会犯错。因为尽管如此，正义的愤怒还是蕴含着力量，而可怜的达格兰甚至都没有那份可以保护他的愤怒。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中，那个男孩从来没有带着仇恨、厌恶、恐惧或愤怒去看待任何事物，有的只是好奇和求知。他没有愤怒去保护自己。他只有我。但是，聚集在这里的达官贵人们还在为老旧的珠宝争吵不休，也不会允许我永远隔在储君和他们的残酷世界之间。

我们欢迎了他们，尽管他们希望把许多丑陋的期望捆绑在我的儿子身上。我们欢迎他们来到淬器宫，我已故的丈夫最喜欢在这里休息，巨大的洞穴中建造了一处宽敞的屋子，从暗炉城向外延伸的地下平原形如一支呼啸的战笛。我们欢迎了他们，他们看着我的孩子，就像看着一块尤不起眼的地毯。

淬器宫富丽堂皇，可是太过空旷，不像是个家。我和达格兰走过了粗糙的岩石长廊和走道，熔化的地下河上架着抛光的黑色大理石拱廊，又连接着一间间宽敞的侧厅，银色的嵌窗和阳台上开满了火焰花。一个人可以走上几个小时，凝视着一片又一片发光的钟乳石和亮晶晶的石头，然后几个小时过去了，都没有离开家门。

我总是用散步来理清自己的思绪。这样就能获得片刻的安宁，不用再听到跺脚声和吼叫声，他们永远无法满足——在王后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会听到这样的跺脚声和不满的吼叫声。有时，我仿佛看到我的儿子在我前面跑过，就像他过去那样，幼小可爱，漫不经心，发出我多年来未曾听过的笑声。然后那幅景象就消失了，萦绕着蓝色的门柱，消失在我脑海的阴影之中，剩下的只有遗憾和问题。

我已经参加过几次会议，讨论探险者们在荒芜之地发现的大盾牌。我仔细检查了那个血淋淋的玩意——还真是血淋淋的，上面溅满了血，发黑开裂，干晒了几个世纪。作战的那一面由铁、铜、金三种金属构成的十字结构加固，将巨大的盾面分为四块，它们因为时间而褪色，又承受了过往的重击。一顶华丽而精致的银冠上镶嵌着黑珍珠和紫色、绿色的宝石，与黑色的盾面相映成趣，一柄巨大的战锤插在盾牌的圆环上，而锤柄是一个简单的、粗糙的花岗岩指节。白色的背景上有一只雄鹰和一头跃立而起的狮子，在它们的下方有一根枝条，上面开着花朵、结着橘子，正叼在一只无助的羔羊嘴里。一个巨大的铁制高脚杯上镶嵌着大块的玛瑙和琥珀，里面装满了用红宝石粉末刺成的鲜血。最后是一座黑石高塔，它的砖石从中间裂开，被黄宝石和石榴石做成的火焰所吞

这是一场舞蹈，一场漂亮的哑剧，
每一步都要谨慎、优雅、准确——即使我
们都假装自己是攥着剑柄的大块头、
爱吵嘴的野蛮人。

没，火焰又向上蔓延到其它区域，威胁着所有人。在这些图案的周围，还有用同样的金属制成的边框，但在边框上还有第四条银色的丝带，上面镌刻着古老的符文，即使是最博学的学者也不敢声称自己有能力读懂，甚至不敢一口咬定它们真的是文字。

我听取了各种证据和论点，有的从实际出发，有的饱含激情。我仔细检查了这件器物。我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并不在乎那块金属板和它经过时间淬炼的皮革。它什么也不是，毫无意义。不过是工匠们闲得发慌，试图讨好某个逝去已久的国王，即便他都分不清什么是“跃立而起”和“闲庭信步”，但我确信他肯定擅长把大脑和头骨分开。这面盾牌制作精良，让战斗的理由也变得极为昂贵，仅此而已。

哦，也许是因为把这些金属如此精致地编织在一起的方法是工匠之间的奥秘？看这红宝石、猫眼石和缟玛瑙的切割和加工风格，难道是为黑铁矮人打造的？看这老鹰和狮子组合而成的狮鹫，难道是为蛮锤矮人打造的？我们征求一下各大家族族长的意见吧。也许我们可以为此开战。

以此类推，矮人在整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在为不再作为石头、变化为人而奋战。我们肯定会完成这个过程。随时都有可能。

但不是今天。

因为今天他们先是争论，然后变成争吵，接着升级成暴跳如雷，像交配季节的鸟儿一样鼓起自己的三角肌，接下来是各种问候母亲的话语，又挖出彼此过去的罪行，然后去吃午餐。但吃午餐绝不仅仅是吃饭。哦不，他们是把雄才伟略带到了餐桌两边。我怀疑这帮人在来之前已经饿了一个月，这样他们的活力和食欲就可以让暗炉城的金库损失惨重。这是一场舞蹈，一场漂亮的哑剧，每一步都要谨慎、优雅、准确——即使我们都假装自己是攥着剑柄的大块头、爱吵嘴的野蛮人。即使我们都知道这面盾牌最终会被送进博物馆或修道院，在那里每个人都能看到它，但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看。真是让人泄气。

而我要比他们强多了。我怎么不比他们强呢？这帮行尸走肉没一个学会了自己烤面包，也没一个在把麦酒泼得满桌都是之后还会自己擦桌子——别用你的胖手指糟蹋谷物了，格伦辛·风鞭，你这个狮鹫屁股上的跳蚤。哦，还有图恩·贝利尔班，那个铁炉堡的放屁蝙蝠，他是不是没控制好烤箱的温度，把早上的面包都烤焦了？厨师该揍他多少次？

没揍也无所谓了。他们生来就是干更高贵的事儿的，不是吗？他们非常擅长用拳头敲桌子，吼叫着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我则适合做一些比较安静的工作。他们应该不知道

我花了很多年才把自己
塑造成我的人民所需要的领袖。
我埋葬我的愤怒，学习黑铁矮人之道，
不再让父亲的失望夺走自我。

一顿喜爱的饭菜可以让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更有好感；一间豪华的卧室摆上他母亲曾经喜欢的花朵可以让他的心软下来；不适合他胃口的酸麦酒可以让他对每个人都大发雷霆；厩棚里一个愚蠢的小门闩可能会让他的公羊与我们的母羊交配，生动地提醒他结成同盟的价值；或者精心准备的礼物也许可以让他负债累累，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同意了条款。这些趾高气扬的家伙认为，这出国家的舞蹈始于他们的到来。他们无法想象音乐其实在几周前就开始演奏了，也无法想象拥有舞池的好处。

我有没有试过把这些教给我的儿子？当然。我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这些。多年来，我一直抗拒这一切。之前我并不想知道。我母亲的世界。我母亲的想法。这是我母亲的技能和精妙之处，而我当时只想着成为我的父亲：身体、灵魂、想法和王座。我不仅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还要让他在我的身上看到，让他自己去看到，而不是因为我垂死的母亲让他去看到。即便我学会了烤辫子面包，学会了怎么把最薄的金属纺成闪闪发光的金线，学会了记住卡兹莫丹每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利用的童年苦楚；我对他来说依然什么也不是。

麦格尼·铜须永远不会把脸转向他的女儿，然后看到一个儿子。

就因为我只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犯下了许多错误。只会通过流血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因为我觉得其他的方式不像是我父亲的继承人，我造成了那么多痛苦。这么多麦酒洒在这么多桌子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花了很多年才把自己塑造成我的人民所需要的领袖。我埋葬我的愤怒，学习黑铁矮人之道，不再让父亲的失望夺走自我。我曾犯过错误，但正是我见证了丈夫的愿景得以实现，是我帮助黑铁家族摆脱了拉格纳罗斯的控制。是我让他们与其他氏族结盟，是我带领他们加入了更为广泛的联盟。直到那时，父亲才看到了我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他认为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

我决不会让我的儿子重蹈覆辙。

我的孩子不像那些在我们餐桌上夸夸其谈的贵族，他会自己烤野猪肉和熊肉的馅饼，会自己纺羊毛，会自己缝外衣，会自己清洗淬器宫的石头，直到它们闪闪发光，而手也因此见血。而他的问题从来不是不知道如何玩这场游戏，而是他根本不愿意玩。他会钻到书堆里，假装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的行为不像矮人，只像达格兰，而在巨石中的花朵必须看起来像石头，否则就会被碾碎。

大管家安格丽德·冷餐一人在准备和摆放饭菜。她在进入餐厅的时候，氏族的代表对她视若无睹。对他们来说她是什么？只是个老女人。可能只是可以放下一杯啤酒的破家具。她因为年事已高而变得驼背，患有关节炎的双手在印有蛮锤狮鹫徽章的大金盘边

颤抖不已，盘子里堆满了糖渍羊肚菌和香辣羊杂碎，还有焖血肠，上面淋着从库尔提拉斯进口的热腾腾的荆熊黄油酱。格伦辛小时候可是个贪吃的小胖墩。我从来没想过要听他母亲抱怨他的皮衣上沾满了的荆熊黄油酱，但我现在很高兴能听到。

安顿好格伦辛和弗斯塔德·蛮锤之后，可怜的老妇人安格丽德站稳了身子，将一个盖有铁炉堡印章的青铜盘子递给了他们。巨大的盘子里放满了冰鳍鱼片、蜜饯苔藓，还有塞满了冬季无花果的嫩野猪肉。图恩·贝利尔班舔了舔嘴巴周围。每当他生病时，他老迈的保姆就会给他做蜜饯苔藓，让他吃个痛快。这会让他感到身心松弛、全身舒畅，感觉备受呵护又毫无威胁。但图恩可不是一个人来的，没有氏族会只派一张嘴来争论不休。铜须的代表是我的叔叔穆拉丁，他急切地伸手拿了一撮来自丹莫罗的寒水鲑鱼。这是他的最爱，是过季时保存的。

然后是我的盘子：熏黑的铁板，上面放着苦涩的蔬菜、带壳的小龙虾，还有一圈红色的香料面包，里面放着干果、洋葱、硬奶酪和培根碎。它有我的头那么大，不过比我漂亮两倍。

我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早有计划。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讨厌惊喜，尽管有一次我很高兴地欢迎了惊喜：安格丽德。安格丽德的年纪比岩浆还要大。当我和大帝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年轻的我们坠入了爱河，并下定决心要让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孩子，或者至少要竭尽所能，而当时安格丽德的辫子已经发白了。据我所知，当第一柄锤子敲击第一块石板时，她就从这里的基石里蹦了出来。我们相遇的时候，她是厨房的女管事，是一个小家族里干杂活的老姑娘。现在，她是镶嵌在淬器宫鲜明棱角上的一颗奇异宝石。这里没有她不知道的事情。自从我成了寡妇，她成了我的间谍大师之后，我们俩就一直这样生活着。

当我在盘里找小龙虾时，安格丽德把热醋倒进了石碗里——她的手很稳，因为她的手就是这么稳，除非我告诉她不应该这样。我对她体弱多病和听力障碍的样子表示歉意，因为她既没有体弱多病，也没有听力障碍。那些伟大的氏族领袖也并不在意。他们甚至看不到她。她对他们而言不值一提。

当我还是年轻的新娘时，我和她就设计出了彼此之间沟通的手语，当时我期待着能经常来这里——当然，我从来没有机会成为一个老迈的新娘。我和她的谈话变得迅速而难以察觉，以至于在别人问起我为什么不停地摆弄我的戒指、触摸我叉子的叉柄或用拇指无声地敲击我的指关节之前，我和她的对话就已经结束了。

*我儿子呢？*我用手语问她。

*还能在哪儿呢？在图书馆。*她回应。

*还在那里？他在干什么呢？*我挑了挑眉毛，下巴朝北面的侧室猛地一沉。

“她不会让我们打起来的。
她知道她会输的。”格伦辛插话道，
任由这句话摆在台面上，
就好像新端上来一
盘散发着恶臭的菜肴，
但没有人会粗鲁地拒绝。

*不是啥有用的事儿。我只知道，从来没有人能靠一本书就生孩子。*她的指甲在盘子边缘的做出微妙的动作，然后扯动她那斑斑雪白的羊角辫——我很喜欢。

让他过来。已经叫过了。

*他不会来的，女王。*你知道的。

就跟他父亲一样固执。还有我的父亲。

还有你。

我把一块虾壳扔在地上，叹了口气。“兄弟们，我已经准备好用我的狼牙棒把这个小玩意儿砸成四块了。我们可以每人带一块回家，把最后一块扔进大海，然后继续做我们的老本行，还有很多事儿在等着我们。”

“认为这样就能让铁炉堡满意的人都不配叫我兄弟，”图恩·贝利尔班咆哮道。“那面盾牌属于我们。你自己也是铜须家族之子，怎么能矢口否认？你的儿子继承了两大家族的血脉，你难道是忠于黑铁家族吗？”

“这话就像短棒一样杀人不见血。我一如既往地忠于我们的人民。”

格伦辛一嘴黄油，哼了一声。“噢，茉艾拉，干脆让我们打一架吧。反正最后都会打起来的。我不懂有什么好拖的。只要允许我*清楚而有效*地表达我的观点，一切就都结束了。” 风鞭举起一只大手，然后又举起另一只，表示赞同。“没有拳头的争论就像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你也许能弄出个所以然来，但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其他人添这么多麻烦呢？一开始就这么干可轻松多了。”

弗斯塔德刚想插话就被图恩打断了。

“噢，我完全同意。”这位铜须的手下大口大口地喝着麦酒，口齿不清地说道。“自从议会成立以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上一架了，不管是我们自己之间，还是和第三方。给我们一场战斗，还有再多上几瓶这东西，不管里面是什么。再多上点。还有吗？”

我的叔叔看着我的眼睛，他的胡子已经被我买的食物弄湿了。他清了清嗓子，似乎想说点真正有意义的话。

“她不会让我们打起来的。她知道她会输的。”格伦辛插话道，任由这句话摆在台面上，就好像新端上来一盘散发着恶臭的菜肴，但没有人会粗鲁地拒绝。

他在等着大家笑，等着大家哈哈大笑，但我只能用一声叹息满足他。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处世之道。所有小心翼翼准备的食物、鲜花、暗号和悄悄话都能奏效，但对一个矮人来说，你还必须使用“标点符号”。

穆拉丁忧伤地点了点头。

“而他们也知道。他们一

直在门框周围等他，每次他不在那里，

他们就越发怀疑他是否还会出现。”

我用父亲教过我的最快速度，从碗里夺过铁蟹的钳子，翻转握住它的把手，狠狠地把它刺进那个蛮锤白痴桌下的膝盖里。他发出了痛苦的尖叫。

“得了吧，格伦辛，”我的叔叔说道。“你这是自找的。我想现在大家都了解情况了吧？” 我扭动蟹钳，把它刺进了格伦辛的关节。他的眼球都凸了出来。我前倾着身子，靠近了他，所有这些男人和他们手下的眼睛，甚至是盾牌上生物的眼睛——都在盯着我，等着看情况选边站，真是一帮懦夫。

“风鞭，小兔崽子。”我嘶吼道。“难道我输给霜鬃巨魔了吗？而当时你却蜷缩在自己的城堡里，害怕我胜过害怕威胁我们土地的巨魔？”

格伦辛已经不需要用嘴求饶。他的眼神已经足够清楚而有效地让所有人都看到。

“去把自己收拾干净，孩子，”穆拉丁说道。你从未见过一个房间一下子就变得空空荡荡——除了我的叔叔，他在桌子对面咧着肥胖的嘴得意地笑着。

“多谢相助，叔叔，”我不无欣慰地说道。

“我永远乐于为我的侄女腾出一点活动空间，”穆拉丁边说边歪了歪他那毛茸茸的脑袋。“我希望你是对的，这些肿块可以用妈妈的浓汤和爸爸最喜欢的曲儿来抚平。可是我担心，你可能无法如此轻巧地扛起这个重担。他们在怂恿你，想用这一切来考验达格兰。他们想看他会做什么，他会成为什么样的继承人。除非达格兰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否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用自己的匕首扎起一只螃蟹，这把匕首上并没有华丽的符号或珠宝，只是一把坚硬、锋利又无情的三角形金属匕首。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儿子。”我感觉到自己的脸烧得通红。“作为两个王位的继承人，他有权领导议会。但是，叔叔……叔叔，如果是要向议会、向有权势的家族证明他只会依靠蛮力的话，你知道的，他永远也做不到。我想要另辟蹊径，开辟一条属于他的道路。就连泰坦都知道，他甚至都不愿意*装一装样子*来这里。”

穆拉丁忧伤地点了点头。“而他们也知道。他们一直在门框周围等他，每次他不在那里，他们就越发怀疑他是否还会出现。”这个年迈的矮人把手放在了我胳膊上。“我知道你方在你离开之后赖以生存的工具。但是……如果把达格兰保护得太严实，让他不相信自己需要盔甲，或者不相信自己得穿上盔甲独立行走，那就太不明智了。”

穆拉丁用宽大的双手拍了拍膝盖，站起身来，又调整了一下肚子上的腰带。铜须老战士瞥了一眼地上血淋淋的蟹钳。“他们明早还会过来的。把他带来。他已经成年了。时不我待。

他是个可爱的孩子，茉艾拉。但如果你连矮人都不让他当，他就没法统治矮人了。”

淬器宫没有自然光，只有一处除外。庄园、庭院、马厩、军械库，甚至城墙和河流都是在地下的深处蔓延开来、滋滋作响、升腾翻滚。门廊、走廊和柱廊从下方远处炙热的岩浆中发出微弱的红光，照亮了每一堵墙壁和拱门，偶尔会有阴影太深的地方，也会被多面灯笼发出的橙色火焰照亮。外人总觉得这里沉闷压抑，而我的人民却觉得这里很安全。令人安心。没错。

但有一处地方。在这里，只要妻子愿意，年轻的新婚丈夫愿意扯下一片夜空给她做成披肩。他下令将峭壁上的石头天花板全部凿开，然后用透明的厚水晶铺上茅草，让阳光肆意地直射进来。那一束微弱的日光落在肖像大厅里，落在一幅本不该在那里的画像上，因为画上没有任何黑铁先祖或在这里赢得荣誉的英雄。那只是一幅我父亲的画，他温柔地握着我母亲的手，用隐蔽又深情的眼神看着她，这是任何颜料都无法捕捉到的。

肖像大厅是从会议厅通往大图书馆的必经之路。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现在再看这幅画，我感受到无比痛苦。我的父母，因我思念家乡而被我丈夫的爱所照亮，可他们从未想到我的婚姻会如此短暂，以及为何。

麦格尼·铜须。我的父亲，既不让我做自己，又不会好好利用我。母亲死在他的怀里，　她被冰霜巨魔残忍杀害。他盯着母亲的尸体，发誓会成为我真正的父亲，永远保护着我。除了那些好听的话语，他唯一的行动就是教我要尽我所能去击垮一切挡在我面前的东西。

我父亲受到的可不是这样的教育。我想他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最喜欢打架的那部分，所以他记得最清楚。但是，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从戴着面纱的保姆到下面院子里的士兵，所有人都认为他既能干暴力，又无比强大。他的教育就是用明智判断、宽宏大量、公平公正以及偶尔必要的仁慈，锤炼出这种天生的钢铁品质。

但当我呼出第一口气时，父亲就知道我低人一等。羸弱、心软、甜甜的气味、不够严肃、可以忽略、身材矮小。他认为，如果要把一个女孩培养成王后，她所接受的教育就必须能把天然的亚麻布裁剪成所能想象到的最坚韧的战衣，因为只有在她最强壮的时候，才能有一丝机会。我没有受过任何统治哲学的熏陶，没有从异国法师那里学到过任何关于正义的细节，也从未被教导过在敲打弱者或无辜者时要有所保留——不使用全部

在画像后面的石壁上，
树根、树枝和花朵纠缠在一起，
一起冲破了岩石。
一株春天的丁香坚强地活着，
在生长的过程中渐渐打碎了自己的根基。
可它又能做什么呢？停止生长？
我们都不能做到。

力量的王子依然可以受人畏惧，甚至体现出睿智和仁慈。可公主就只能是公主。如果她有一次不倾尽全力全力，她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再来第二次了。

也许这并不公平。但麦格尼就是这么想的。麦格尼也是这么安排我的一切。但也有女儿不这么认为，还有儿子。也许是因为父亲高大的身影遮蔽了我的眼睛，我看不到自己的痛苦只源于这副女儿身，同时这世界上并不是每一双眼睛都因为我不能成为一个儿子而反对我。我希望对达格兰更好，我确实努力了，但我在其中迷失了方向。在痛苦的反思中。我试图保护他，但其实没有，我保护了自己，让他一无所有。

也许吧，我最终从父亲那个半信半疑的承诺构成的冰冷牢笼中解放出来，我在地牢深处如此闪耀，如此努力，让大帝也亲自鼓励我，把我当作他的未来，爱我爱到让阳光只为我照进他的堡垒——我成为一个有自己的女王，在爱的战斗中获胜，而这场战斗并不亚于任何尸横遍野的战场。可画中的那个男人还是从我这里夺走了它。那正是我的父亲。他无法忍受我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也不允许我拥有另一种权利。

然后我的保姆戴着面纱，把这个皱巴巴的小男孩放到我怀里，对我说：让他成为*国王，让他成为男人，让他成为战士，让所有因为你父亲的影子而看不到你的人在他面前颤抖*。

我该拿他怎么办？他就像是我的达格兰变出的陌生镜像，我到底该怎么办？他是达格兰，但又不是。他不像他的父亲或母亲，生来就安静、温柔、慈爱，我就不是这样，我认识的男人中没有一个想成为这样的人；他生来就如此快乐、善良，锯齿鳄鱼都会让他亲吻自己的鼻子。我必须向他灌输暴力，因为他从我这里只汲取了智慧。

噢，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我这样的母亲，你会变成什么样？

冰冷的阳光透过水晶窗洒了下来，就像一只手，抚摸着母亲涂满油彩的脸颊。我看着光线移动，看了很久。很久很久。这么多年以来，无论何时，当我穿过图书馆的大门时，我都不忍抬头看上一眼，因为那里必然有我的儿子。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忍受着不去看向这个从未有过的家庭。

在画像后面的石壁上，树根、树枝和花朵纠缠在一起，一起冲破了岩石。一株春天的丁香坚强地活着，在生长的过程中渐渐打碎了自己的根基。

可它又能做什么呢？停止生长？我们都不能做到。

在那大门、油画和灯笼之上的就是达格兰，就像一粒破壳而出的种子。安格丽德会说他在那里；那里没有人再唠叨他总是泡在图书馆。在淬器宫的大图书馆里，他被敞开的书籍所包围，书中的章节、诗句和插图千奇百怪，按照他的喜好，他一口气读了九本

左右，就像蝴蝶采花一样，从一朵跳到另一朵。达格兰·索瑞森二世，美丽、温柔、敏捷，头发蓬乱，手指上满是墨渍，离成年还差几个季节，眼睛里充满了兴趣，他从这些书页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激情。

在南面的墙上，达格兰挂着一张长长的羊皮纸，上面仔细地画出了那块该死的盾牌，还描绘出了阴影的细节，让它充满了神秘感。其中有一半被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与实物的颜色完全一致。另一半还是炭笔勾出的草稿。真的和原物极为相似，连干涸的血迹和凹痕都完美地复现了。

“那是你画的吗？”我问我的孩子。

“什么？”达格兰如梦初醒，怔怔地问道。他摸索着拿起一副眼镜，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没见过几个矮人靠近过这种东西。不过只有神明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其实是半盲或者全盲，非常需要眼镜却矢口否认。这个男孩把眼镜架在鼻梁上，上面是一头乱蓬蓬的白发，早就从辫子里散落下来。“哦，那个。当然。还能有谁呢？”

“画得很好。”

“还行吧，不过它其实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那帮人都大摇大摆地来到这里，身上带着一堆武器，看起来就像是豪猪。这也是我来找你谈话的原因。”

“嗯，这件事当然很重要，但盾牌本身一点也不重要，盾牌只是……皮革和金属。不要做梦以为是什么宝贝。就像盾牌上的图画和盾牌本身的意义一样。两者都可能是真的。你明白了吗？”

我总是很难明白达格兰的话。

“你多久没吃东西了？”

这位两个氏族的储君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挽起了裤管。那么瘦弱，又那么精力充沛。他朝我摆摆手。“我随时可以吃东西。但是我就要弄明白了。那些词语，那些我不明白的词语。”达格兰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书，有些书就像我伸出的手臂一样宽。“我知道艾泽拉斯的每一种语言。有些很古老的语言，我可能只掌握了基础，但只要你知道了只言片语，其他的谜团就会像拼图游戏一样解开。把文字和符号组合在一起的方法只有这么多。但我无法确定铭文的任何内容。我听过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解读这些符文。所以我想我也许能找到那座塔。也许这不仅仅是华丽的设计，而是某个时代某个地方真实存在过的堡垒。然后我想，我也许能找到建造它的工匠。与我以前喜欢的那些纹章大头书的风格很像——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孩子们总是认为，只有他们才记得自己的童年。

“那我该如何统治呢?
我也要像外公那样吗?”
他翻开了一本大头书。
“书里说就因为他,父亲才会被杀。
或者我该像你一样?”
他指了指一本敞开的书。“
这里说你残忍、草率、无情。
你想我变成那样吗?”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对这种风格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在其他地方认出它，而我向来不太关心艺术。所以我自学了素描和绘画。”

“你是自学的？”

男孩耸耸肩。“没那么难。反正也没啥用处，所以我又去干别的了。我觉得这个高脚杯很古怪……”他慌忙跑向另一本巨著，几乎忘记了我的存在。

“达格兰，我要跟你谈谈。”

“嗯？”

“达格兰，到时间了。”

“嗯。时间。是的。你也在其中，母亲。”

我没有再问。历史书中并没有任何将我归为好人的内容。“达格兰。拜托了。到时间了。你的时代要来了。”

他突然站起身来。他那可爱的小脸上的血似乎全都流走了。“噢，”他嘟囔道。“哦。”

“没有你，穆拉丁也无法继续谈判。他们一直在掰着指头等你长大，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我了。”

“那我宁愿永远都是你，”他轻声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挫败感。

“没有人能随心所欲。”我断然回绝。“大家得到的只有命运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现在你要做出决定，我不能替你做主。无论是简单还是艰难。是作为议会中的三大氏族之一，继续争吵不休，还是用你的两种血统夺取王位，打破现状。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你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达格兰皱起眉头。他的脸上从未出现过愤怒。大多数人以为他没有愤怒，但我知道。他的皱眉就是别人的嘶吼。

“那我该如何统治呢？我也要像外公那样吗？”他翻开了一本大头书。“书里说就因为他，父亲才会被杀。或者我该像你一样？”他指了指一本敞开的书。“这里说你残忍、草率、无情。你想我变成那样吗？”

我怎能不生气？

“噢，亲爱的。书籍……毫无诚信可言。只要把事情写下来，就好像是真实发生的一样，即使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我都不需要看就知道书上对我的看法。他们会说我骄傲自大，态度强硬，铁腕统治。那我问你：我在卡兹莫丹还能怎么办？你再想想：我做了什么之前国王没做过的事，并因此被冠以伟大之名吗？”

他没有回答。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和他沉默良久。“总而言之，我那时还年轻。年轻就是愚蠢，无论伟大还是渺小。”“我现在也很年轻，”达格兰平静地说道。

“至于你外公，”我连忙接话，“我恨他。那么多年以来我只有这个想法，但是……”

噢，难道我真要说这个吗？我也不想，但这是为了自己唯一的孩子，我就会如此付出。即便是说出真相。

“但他做了正确的事。从他的角度来说是如此。”

达格兰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戴着眼镜的脸也转向了我。毕竟那里曾有一瞬火光。“我不相信，而我觉得你外公也不相信。”

泪水顺着我的脸庞流淌下来。我没有感觉到它们。

“这时候耕种也许很艰苦，我的儿子。但现在是春天，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将颗粒无收。学习的时间结束了。现在是行动的时间，对此我深表抱歉。请相信，如果我能为你分担的话，我会的。我早就这么做了。”我叹了口气，最后看了一眼那幅半成品的画，如此技艺精湛，又如此暴殄天物。“离开大厅时你抬头看看。就在门上面。你会看到最后一课。花朵在光秃秃的岩石上茁壮成长。然后在天亮后的两小时到会议厅向议会报告。”

我的儿子挺直了肩膀，就像他小时候一样，那时他踏着欢笑和梦想的彩带，在这些大厅里尽情奔跑。我了解他那骄傲的小脊梁。他是要和我顶嘴。

“学习的时间永远不会结束。”

我让安格丽德去准备早饭，在议会会议开始前摆好供贵宾们享用，希望饱餐一顿可以缓和接下来的气氛。可她回来得太快了。

夫人，她的手语显得十分生硬。*没什么要我干的了。全做完了。*

不可能，我一边回答，一边已经把斗篷系在肩上，穿上靴子。

我始料不及。当我进入大厅时，我看到一张桌子已经在吱吱作响，一帮贵族早已松开腰带，让他们的肚子可以呼吸起伏。格伦辛·风鞭膝盖下面缠着绷带，用一双怨恨的眼睛瞪着我。这桌宴席完美无瑕：每道菜品都与每位领主相匹配，每杯麦酒都经过精心调配，让人脾气暴躁却不失理性，就连餐具上也刻着每个矮人家族和血统的印记。达格

伦·索瑞森二世站在餐桌的主座，这是他一生都被迫站到的位置——但他自己摆桌，而不是依靠仆人。

他的手指在腰带上唰得一下划过，快速而灵活。

母亲，他用手语说道。一切都会顺利的。

我从没教过他我和安格丽德很久以前设计的手语。我从没教过任何人。他这辈子就只是见过，然后就学会了。

“尊敬的来宾，”那孩子开始说道，等他说完就不会是个孩子了。“你们都是傻瓜。”饱腹之后的平静在所有人的怒吼声中消失殆尽。有一半人的手已经握住了一半的剑柄。“你们是傻瓜。”达格兰举起双手。他没有吼叫，没有咆哮，也没用什么震慑众人的狠招。但是即使我之前做了所有这些事，也没有让他们像现在这样全神贯注。这帮混蛋。

“你们都是傻瓜，真是白费力气。我知道书籍可能没那么有趣，毕竟你们喜欢彼此斗殴，而且喜欢那种受伤的感觉——”

“*感觉？*”格伦辛厉声尖叫道，他的绷带上出现了一朵血花，因为他的缝合线都崩开了。“抱歉，那我换个你们喜欢的词——*荣耀？*不过差别不大。”

“说话要小心，小伙子。”我的叔叔警告道。

“我已经很小心了。最近一直让我烦恼的正是话语，就是那个。”——他指了指那面古代巨盾上的铭文——“艾泽拉斯的各种族都没有记录过这种话语，那为什么还要费心费时地把它弄到盾牌上呢？”

这帮达官贵人困惑地眨了眨眼睛。

达格兰不紧不慢地露出了微笑。“盾牌，是用来干嘛的？”

我得承认，我很喜欢看着这些唾弃了我半辈子的家伙们像逃课的学生一样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呃……保护身体？”一位铜须的手下率先勇敢发言。

“没错，那在这种情况下，那盾牌往往会遭受什么？”达格兰不紧不慢地向前倾着身子。“它们会遭受各种猛击，”穆拉丁回答，好像渐渐有所意会。

“正是。那为什么还要搞得那么花哨呢？为什么要花费数周的时间来上漆、保养、镶嵌宝石，还要刻上符文，在四周和中间交叉加固，把三种金属编织在一起，像女士的手镯一样编成精丝？就为了让别人用锤子砸它的时候，看那些漂亮的宝石飞起来？我见过你们的盾牌，也见过自己的盾牌；我也拉扯过用来做盾牌的皮革，捶打过用来做

三种金属：铁、铜、金。
黑铁、铜须、蛮锤。我们团结一心，
抡起我们的锤子，
为的是比敲碎骨头或填满库房更伟大的事业。在这个议会之前，在莫迪姆斯之前，在铜须、 野锤和黑铁之前，在远古的某个时候，
我们的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分裂。
所有氏族都团结一心。
在一位女王的统治之下，
而她的儿子拥有建造者的双手。

盾牌的钢铁。我们都是务实之人。我们不会为了一面盾牌而浪费我们丰富的矿藏和最伟大的智慧。也许会为了一把剑，可能会为了一套阅兵用的盔甲，为了王冠倒是肯定的。但绝对不会把宝石用在盾牌上。盾牌是工具。现在这样就是没用的工具了。”

餐桌上响起了困惑的低语。更多的馅饼、烤肉和鱼片被塞进了紧张的大嘴巴里。

“你们看，每块珠宝都完好无损。如果这面盾牌曾经上过战场，那应该就只剩下宝石的空槽了。”

“可是盾牌上面有血。证明它是打过仗的，”图恩·贝利尔班表示异议。

“真的吗？”达格兰有所思地问道，好像他还没有想到这一点。“那是血吗？还是颜料？还是更不为人知的东西？至于金属上那些破损的地方——”达格兰问格伦辛要了他的风暴之锤、问图恩要了他的战刃，问我要了我的宝剑。然后用这几件武器分别打击了这面盾牌。痕迹都对不上。然后，这位即将成为大帝的孩子从自己的腰带上抽出小巧而精致的锤子和钳子，然后把它们放在了盾牌破损的痕迹上。

“探险者协会的人已经尽量小心了，”他苦笑道。“这些都是发掘工具留下的痕迹。至于血迹，我稍后再解释。我花了几周时间在图书馆里研究这些徽章和印记、各个方面的制作工艺、符文本身，所有的这一切。得到的答案就是：你们全都是傻瓜。”

别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蠢，我用手语快速地警告他。他们不会让你炫耀完的。

“这面盾牌本来就不是用于作战。它是一种纪念。是表达歉意。是一份承诺。再看看吧，蛮锤：这里有你们的狮鹫，但被分成了狮子和老鹰两个部分，他们渴望结合，悲惨、哭泣、分离，无论多么丰盛，都无法独享羔羊的盛宴。再看看吧，黑铁，这是你们的城堡，熊熊燃烧，无可救药。再看看吧，铜须，这是你们在铁炉堡大殿中举起高脚杯，杯中盛满的不是鲜血，而是美酒——但只能自斟自饮，没有同袍共享盛宴。”

达格兰抬起头，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再看看吧，母亲。盾牌的最上面可不是王冠。而是后冠。穿过其中的是一柄锤子。不是什么战锤，就是锤子。用来建造的锤子，而不是毁灭。要让城市崛起，而不是将其夷平。这面盾牌并没有经历过战争，而是经过精心制作，用来诉说一个故事：如果我们的人民彼此征伐会发生什么。但我们也曾团结在一起。三种金属：铁、铜、金。黑铁、铜须、蛮锤。我们团结一心，抡起我们的锤子，为的是比敲碎骨头或填满库房更伟大的事业。在这个议会之前，在莫迪姆斯之前，在铜须、野锤和黑铁之前，在远古的某个时候，我们的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分裂。所有氏族都团结一心。在一位女王的统治之下，而她的儿子拥有建造者的双手。”

“还要不要挡我的路。”
他继续说道。“对我来说毫无差别。
盾牌上的血说出了真相。
这些都是我们的先祖。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母亲，那些生生死死、真实存在的人，
如今只为了成为记忆，成为了象征，
成为你杯上的印章和盘中的食物。
他们投入了数不清的财富来打造一
段超越时代的信息，
只是为了告诉他们愚蠢的儿子们，
他们本是一家人。

图恩翻了个白眼。“你又怎么知道这些的？”

“因为我能读懂这些符文，”达格兰直白地说道。这种符号的难题也正是我们面临的难题：误以为这些符号都是一种语言、一个氏族的语言、一个氏族的思想、一个氏族的生存方式。其实不然：它是三种语言。每个符文都是一个混合体，一个由其他生物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怪物。三种语言的混合体。这里是古代蛮锤文字的长斜线。”他敏捷而灵巧的手指像画家一样在空中勾勒出文字的解剖结构。“这里是失落的暗铁符文的钝点，这里是古老的铜须的速记粗曲线。每个字母都遵循这种模式。如果只是简单的混合，我应该很快就能发现——但是不仅每个字母是由三种文字组成，而且每个单词都是由我们最古老的语言碎片组合而成，句子本身使用的句法也是拼凑的：黑铁动词的变位法、蛮锤名词的解释法、铜须的介词和句法类型……”

达格兰把他们说的一头雾水。而他自己则已经因为对学习和解谜的喜悦、解开一个不可能的谜题的喜悦，以及渴望分享和炫耀的喜悦而分散了注意力。我的孩子钻探太深了，而对那些人来说这个矿井里并没有矿石。

说回主题，达格兰，我万分焦急。光记得自己是谁还不够，你还必须记得他们是谁。

我张开了嘴，想要将一切引回正轨。像往常一样，我想引导和控制我的孩子，确保他不会在无数个陡峭的楼梯上漫不经心地摇摇晃晃，最后摔倒在石头的地面上。

但是我没有。我张开了嘴——然后又闭上了。我紧紧地握住了手指。如果他现在不能重回正轨，而这些达官贵人又这么任由他说下去，那么他永远不会停嘴。

只能作壁上观让我痛不欲生，没有哪次战斗的创伤能与之相比。没有。

我的孩子停下了。他闭上了眼睛，清了清喉咙。然后又开始了。“如果我猜的没错，它们不仅是符文。还是法术。是恢复的法术。如果我所言非虚，它应该会显现出来。”

达格伦·索瑞森二世用手指划过十字架横杆上的铭文。“我们都是傻瓜，”他读道。然后，他用手指划过环绕着图案的文字。“但不再是傻瓜。不再是傻瓜。不再是傻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那原本发黑龟裂、干涸剥落的血迹忽然像颜料一样闪烁着，流淌着，在一瞬间——不到一瞬间——盾牌上游荡着鲜艳的矮人血液，湿润、新鲜而灼热。

“那你们要做傻瓜吗？”达格兰用一种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声音说道。他用拳头狠狠地砸在盾牌上，盾牌在他的力量下裂开了。“还是要做兄弟？如果是后者，那我无比欢迎。如果是前者，那我就没时间陪你们玩游戏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还要不要挡我的路，”他继续说道。“对我来说毫无差别。盾牌上的血说出了真相。这些都是*我们的*先祖。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那些生生死死、真实存在的人，如今只为了成为记忆，成为了象征，成为你杯上的印章和盘中的食物。他们投入了数不清的财富来打造一段超越时代的信息，只是为了告诉他们愚蠢的儿子们，他们本是一家人。如果你们想玷污他们的荣誉，还请离开这里，继续自私自利。我不会离开。我会留下来。我会尽力而为。我会打造未来。我会和真正强大的人携手，因为他们能拿起*真正的*锤子。”

达格兰把挖掘工具扔在破裂的盾牌上，大步走出了房间。

跟我走，不要看身后，他用手语催促道。

我照做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为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而无比自豪。

“他们会留下来的，”他在门外说道。“虽然我在计划的时候更有把握一点。”

“我没想到你会做得那么好，”我轻声说道。我摸着他的脸庞，我的宝贝的脸庞，再也不会如此稚嫩了。“你最后是怎么解开那些符文的？你昨天还毫无头绪。你说很本不可能解读。”

达格伦·索瑞森二世对我轻轻一笑。

“这地方四处是耳目，只有一部分是安格丽德的。”

“我不明白。一切都太完美了。你找到了答案。”

啊，看来他心里还是有那个男孩。他兴奋地扭动着身子，想告诉我他有多淘气。

“我早说过了。这面盾牌没有意义。我是说盾牌本身。我已经说过真相了：那东西从来就不是用来作战的。不可能。它太精致、太珍贵了，而且所有这些柔软的金属和珠宝都会让它变得更加脆弱。古代的矮人制作它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说话。母亲，明白了吗？他们是要和我们说话。穿过几百年的时光。他们了解自己。他们了解彼此。他们了解，当他们的战斗结束时，他们的团结一致也会结束。他们知道会重蹈覆辙，循环往复。于是他们制作了这个宝物，并沿着屋舍代代相传，传递给他们的曾曾曾孙一辈，就像在猎鹰的嘴里传递信件一样，而他们的猎鹰就是时间。”达格兰苦笑了一声。“我确实有点……得意忘形了吧？”

“那为什么不用简单的文字，让大家都能看懂呢？”我问道。“这样没有意义。”

“这样才有意义！如果你发现了一块废铁，上面写着‘你们都是傻瓜’，你会怎么样？

你会对它视而不见，其他人也一样。所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家都重视它。如果它足够

华丽，足够奇特，又难以解读，那么所有的氏族又都会聚集在一起，争论不休，为它而战，声称这是自己的。也许，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就会有足够多的族人能理解我们祖先想要做的事情有如此艰巨。他们想要诉说。他们要说的，与你和安格丽德用鲜花、音乐和食物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记住你是谁，因为你是谁，我们就是谁。盾牌和花瓶，不过是不同的手在比划同样的手语。所以必须要做成谜题。而且要是一道精妙的谜题，没有人能够独自理解。”

达格兰自嘲地笑了笑，在那一刻，他显得苍老了许多，长大了许多。“我想我们都一样。噢，我无法想象这要花多少时间.....去计划、讨价还价、纺出像线一样细的金子、敲出像冬天盆地上的冰一样薄的珠宝。才能设计这一出赌局。肯定很艰难……母亲，我想肯定是像我这样的人干的。这个男孩想出了这个办法，并召唤出猎鹰，让它飞到了一个他永远不会知道的世界，飞到了他生命的另一端，飞到了光明的彼岸。或者是女孩。”

我眯起了眼睛。我了解我的儿子。我真的了解他。“所以你就忍不住要为那个迷失灵魂的作品加上你的光彩吗？”

达格兰透过睫毛瞥了我一眼，眼中闪烁着光芒。“我也许在那些鲜血法术上帮了点忙。语言学让我兴奋不已。我猜叔父他们可能喜欢更……浅显易懂的东西。”

我想放声大笑，想窃窃私语，想和他一起分享胜利的每一刻，就像他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做的那样，他唯一的战斗就是和木头矮人和浴缸巨魔打仗。我想告诉他，我年轻时也曾做过类似的事，向他展示我的骄傲，让他知道我们有多么相像。但是我没有。我不能这样。我不想在他的事迹上贴上我自己的标签，把他的优秀变成我的优秀，变成他无法摆脱的阴影笼罩着他，使他无法寻找自己的光芒。

我可以吸取教训。我可以。

“我……母亲，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我也知道我还没有准备好。”他继续说道。“我必须比他们强。我必须找到属于我的游戏，因为在他们的游戏里，我永远也赢不了他们，就像你一样。现在应该奏效了。会奏效的。我知道。起码能奏效一段时间。只是一小会儿。直到又需要猎鹰出现。”他抓住我的肩膀，把额头贴在我的额头上。我感觉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说你很骄傲。说我是你的儿子，你看到我了，说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你被夺走的东西”

“我看到你了。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看到你了，”我流着泪低声说道。

我看错他了。我们都错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发现。他始终是我心头的花朵，我的丁香，在用最艰难的方式生长——但也许我们都是。顽石下的花朵。也许我们的内心都无

他比我们所有活着的人都要强大。
甚至超过了我。
我从来都没有强大到能够保持温柔。

当我看着他转身回到那个他一
踏入就将永远拥有的房间，一
个没有哪位领主胆敢离开的房间时，
我终于变成了我的父亲。像钻石一样坚
硬， 被自己的历史重担压得几乎动弹不
得， 眼睁睁地看着未来从缝隙间溜走，
却没有意识到它早已到来。

比纠结。也许我们吼叫、冲锋、跺脚、皱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内心的盔甲哪怕有一次松动，这个世界就会把我们的花瓣吞噬殆尽。毕竟，丁香和我们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并不比它必须扎根的顽石逊色。但是，只有达格兰敢于直面恐怖，告诉他们他同时拥有这两种身份，并且无论如何都会统治他们。

他比我们所有活着的人都要强大。甚至超过了我。我从来都没有强大到能够保持温柔。

当我看着他转身回到那个他一踏入就将永远拥有的房间，一个没有哪位领主胆敢离开的房间时，我终于变成了我的父亲。像钻石一样坚硬，被自己的历史重担压得几乎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未来从缝隙间溜走，却没有意识到它早已到来。

关于作者

CATHERYNNE M. VALENTE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作家，著有40多部小说和诗歌作品，包括《*太空歌剧*》、《*重写本*》、《*不死*》、《*发光*》、《*质量效应：湮灭*》，以及众筹作品《*环游精灵国度的女孩*》。她曾荣获星云奖、雨果奖、另类奖、斯特金奖、神话奖、兰姆达奖和轨迹奖等。她目前与儿子居住在缅因州海岸的一个小岛上。